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

柏 杨 经 典 杂 文

柏杨/著

# 人生新语

人生篇



# 人生寄语

柏杨经典杂文

柏杨/著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人生奇语/柏杨著. —西安: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05.9

ISBN 7-5613-3447-8

I. 人… II. 柏… III. 杂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IV.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5)第060704号

图书代号: SK5N0710

作 者: 柏 杨 责任编辑: 周 宏

装帧设计: 耀午书装

出版发行: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(西安市陕西师大 120 信箱)

邮编: 710062)

印 刷: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680×1020mm 1/16

印 张: 18 插页: 3

字 数: 250 千

版 次: 2005 年 9 月第一版

印 次: 2005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

印 数: 10000 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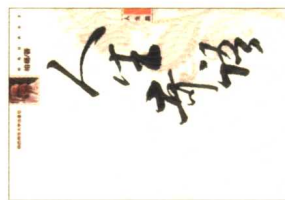
ISBN 7-5613-3447-8/I·368

定 价: 28.0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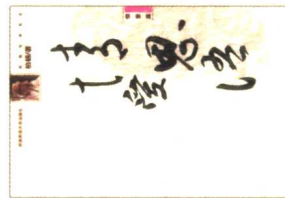
## 作 / 者 / 简 / 介

**柏杨** 台湾著名作家。原名郭衣洞，笔名柏杨。1920年生于河南省开封市。其一生学贯古今，著述丰厚。曾因撰写杂文揭露台湾社会黑暗面及《大力水手》案被判入狱及软禁近十年。1984年，他的《丑陋的中国人》横空出世。震动东西方社会。并在当代华人世界中广为流传。其历史著作《柏杨版资治通鉴》和《中国人史纲》先后在台湾被列为对社会影响力最大，最有价值，最畅销的十部书之一。1999年，被《国际先驱导报》在香港召开的“柏杨思想与文学国际学术讨论会”上，被公认为是继鲁迅之后中国最伟大的杂文家。至今笔耕不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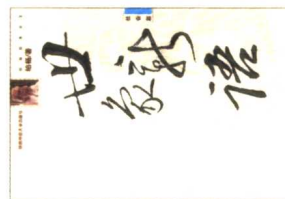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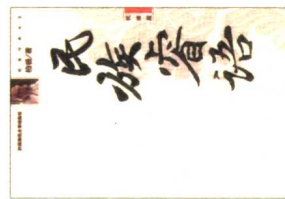
▲ (01) 《人生奇语》



(02) 《情爱思语》



(03) 《世象新语》



(04) 《民族睿语》

柏 杨 经 典 杂 文

责任编辑：周 宏  
封面设计：柳 军 书 装  
816-6443165

## 目 录



### 一、迷津快语

|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|
| 1. 病来如山倒    | 3  |
| 2. 四大类      | 5  |
| 3. 要命与受罪    | 7  |
| 4. 专门学问     | 9  |
| 5. 没有细菌的病   | 11 |
| 6. 宇宙锋      | 13 |
| 7. 探病学      | 15 |
| 8. 恶客       | 17 |
| 9. 精神训话     | 19 |
| 10. 千篇一律    | 21 |
| 11. 有答复的义务  | 23 |
| 12. 医生分类    | 25 |
| 13. 历代古医    | 28 |
| 14. 庸医      | 30 |
| 15. 一颔真操    | 32 |
| 16. 治恶医妙法   | 35 |
| 17. 杀头更妙    | 37 |
| 18. 鸦鸦乌     | 39 |
| 19. 升学是第一大哭 | 41 |

|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|
| 20. 日換星移   | 43  |
| 21. 風光不斷在變 | 46  |
| 22. 最當行的系  | 48  |
| 23. 重要一步   | 52  |
| 24. 由飲到吃   | 55  |
| 25. 中國菜    | 57  |
| 26. 拼命地吃   | 60  |
| 27. 駝峰猴腦   | 63  |
| 28. 啥都能吃   | 65  |
| 29. 大蘇萬歲   | 67  |
| 30. 昭然若揭   | 69  |
| 31. 沒啥可吃   | 71  |
| 32. 溜的誘惑   | 73  |
| 33. 溜滾情滾   | 75  |
| 34. 驚險絕倫   | 77  |
| 35. 最秀慘烈   | 79  |
| 36. 另外三禁   | 82  |
| 37. 凶駱葬    | 84  |
| 38. 溜品     | 87  |
| 39. 吸煙戒煙   | 90  |
| 40. 癮      | 92  |
| 41. 難戒難戒   | 94  |
| 42. 戒煙妙法   | 96  |
| 43. 丰功偉績   | 98  |
| 44. 真難大陣   | 100 |

## 二、陋性重击

|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45. 万恶之源      | 105 |
| 46. 中外妒大王     | 107 |
| 47. 邪恶的眼睛     | 109 |
| 48. 努力猛哼      | 111 |
| 49. 瞎箭，鴉片     | 113 |
| 50. 因诗杀甥      | 115 |
| 51. 江郎才尽      | 119 |
| 52. 绝色美女      | 120 |
| 53. 妒眼一瞟      | 122 |
| 54. 无往而不妒     | 124 |
| 55. 努力猛烤      | 126 |
| 56. 由弱变强      | 129 |
| 57. 恶补大圈      | 131 |
| 58. 恶补的三大病源   | 134 |
| 59. 新科举坑道     | 137 |
| 60. 集天下之大鲜    | 140 |
| 61. 自我牺牲      | 143 |
| 62. 借书不还，天打雷劈 | 146 |
| 63. 为别人想一想    | 149 |
| 64. 死不认账      | 152 |
| 65. 乖         | 155 |
| 66. 可别全盘西化    | 158 |
| 67. 竞争是无情的    | 160 |
| 68. 中国的“礼”    | 163 |
| 69. 发思洋之幽情    | 167 |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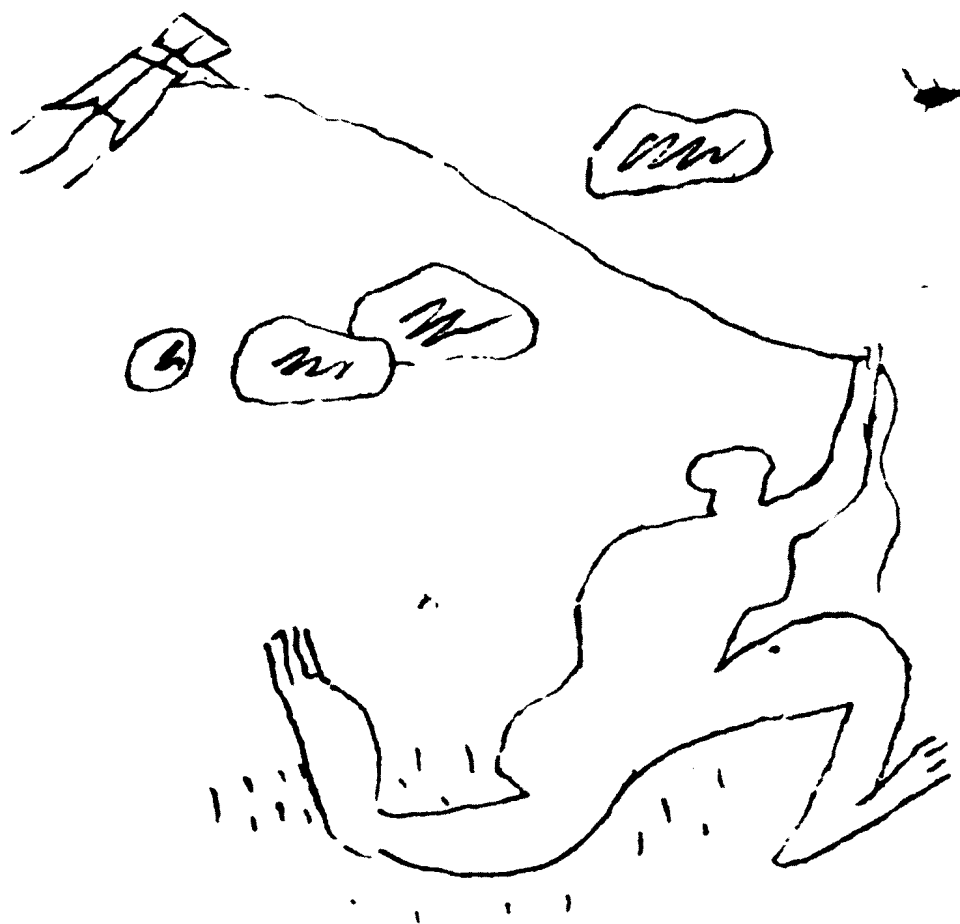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70. 对大学堂教习人格都不信 | 170 |
| 71. 不拆儿子的信      | 173 |

### **三、红尘感悟**

|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|
| 72. “的”和“家” | 177 |
| 73. 千万别当作家  | 179 |
| 74. 十一类型    | 181 |
| 75. 某天黄昏之时  | 183 |
| 76. 赔钱也干    | 185 |
| 77. 好不如巧    | 187 |
| 78. 前途辉煌    | 189 |
| 79. 真刀真枪    | 192 |
| 80. 冒出几个歪鬼  | 195 |
| 81. 建议三项    | 198 |
| 82. 幽默和尊严   | 203 |
| 83. 努力读书    | 205 |
| 84. 下棋万岁    | 207 |
| 85. 关键在“围”字 | 209 |
| 86. 鬼打墙     | 211 |
| 87. 紧要时快走两步 | 212 |
| 88. 荣誉生活之战  | 214 |
| 89. 天才和努力   | 216 |
| 90. 危险对手    | 218 |
| 91. 棋王故事    | 221 |
| 92. 恰到好处    | 223 |
| 93. 飞象过河    | 225 |
| 94. 镇种头     | 227 |
| 95. 心战      | 229 |

|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|
| 96. 文化倒灌   | 231 |
| 97. 最大差别   | 233 |
| 98. 棋谱传奇   | 235 |
| 99. 绝世奇书   | 237 |
| 100. 炮的威力  | 239 |
| 101. 七不下   | 241 |
| 102. 性命交关  | 243 |
| 103. 其声凄厉  | 245 |
| 104. 悔棋、回棋 | 247 |
| 105. 适可而止  | 252 |
| 106. 一场现金  | 253 |
| 107. 非律棋律  | 255 |
| 108. 围棋和人生 | 264 |
| 109. 十大劣书  | 267 |
| 110. 运气    | 270 |
| 111. 人生如赌博 | 272 |

# 一、迷津快语





## 1. 病来如山倒

据说从前有这么一个故事，张飞先生天生莽汉，天不怕地不怕，死更不怕，除了对老大哥刘备先生外，一生目中无人。有一天跟诸葛亮先生摆龙门阵，吹起来他的英勇，诸葛亮先生曰：“请君口下留情，有一件东西，包管你怕。”张飞先生曰：“你说的啥屁话，俺老张天生异禀，头掉了不过拳大的疤。”诸葛亮先生也不和他抬杠，就在手上写了一个字。叫曰：“迷死脱张，请看。”张飞先生一看，吓得面无人色，盖军师爷写的是一个——“病”字也。

呜呼，铁打的身子都挡不住病，再大无畏的精神和坚强的意志，在“病”前都得屈膝。古人形容英雄好汉那股狠劲，曰“视死如归”，真是妙极，当初发明这句成语的朋友，他至少跟柏杨先生一样聪明，应该得一项最佳比喻奖。试想回家是一件何等窝心的事？小孩子在外边再玩再闹，再无法无天，一旦凯旋，心里想着倚闾而望的母亲，和足可以保护他的父亲，简直整个童心都温暖起来。到了长大成人，家更成了一个堡垒，有美丽贤惠妻子的人不用说啦，回家等于老鼠跳进牛奶缸。纵是普普通通的家庭，太太的安慰，孩子的依偎，也是人间至乐之境，而这种至乐之境，竟然和死相提并论，谁说中国文字不活泼乎？

但我们可以发现一点，再大的勇气，似乎只能办到“视死如归”，柏杨先生常想，一个人如果能“视病如归”，那才叫人刮目相待。多少英雄好汉，或为了理想事业，或为了勃然震怒，死了算啦，死了等于回家。可是却没有听说过有谁不在乎得癌的，盖病有时候比死还要麻烦。想当年楚霸王项羽先生，打了败仗，逃到乌江，自己拔剑抹自己的脖子，那时如果有人劝他不要自杀，弄点啥细菌服之，大病一场也可，他准不干。不过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，既有项羽先生这样的人希望去死，当然也有和项羽先生相反的那样的的人，认为好死不如赖活着，宁可大病特病。

死和病有很大的不同，凡是死，其现象都是一律的焉：伸腿瞪眼，是非恩怨，一笔勾销。而病则不然，像是一条小溪，细水长流，慢慢光临，或一直光临到完蛋，或一直光临到痊愈，无论是哪一个终结，其中都不断含着希望。人只能死一次，但却可以病一百次一千次，所以人们都有病的经验，却没有死的经验。病的感受人人皆知，死的感受是啥，尤其是死后的光景是啥，恐怕谁都弄不清。所以我们可以说害病是一种艺术，张飞先生典型的直肠子，一听见病便吓了一跳，可见他和病无缘。据经常害病的朋友说，害

病有害病的享受，富病人有富病人的享受，穷病人有穷病人的享受。这是最最标准的现实主义，盖病既赶不走，便不如逆来顺受，自己给自己找点哲学根据。

对于害病的态度，有两种焉，君没有看过《红楼梦》上的晴雯小姐乎？她害的好像是伤寒之类的重病，如果要细细地医之养之，至少也得三两个月，才能复元。可是她不但定不下心，反而暴跳如雷，大骂医生浑蛋，要不是医生浑蛋，早健康如初矣。上月柏杨先生暨夫人，去探望女作家张雪茵女士的病，她也是大急特急，认为医学这么发达，特效药这么多，而仍不能早点无恙，岂不是前途茫茫乎？我们家乡有句俗话说曰：“病来如山倒，病去如抽丝。”大病来时，容易之极，说发烧就发烧，说脑充血就脑充血——绝不会今天充一点，明天再充一点，慢慢儿充死为止，而是要充就充得一下子叫你嘴歪眼斜，不可开交。但当病去时，好像在十吨棉纱上捉住一根线头，徐徐拉下，不要说拉一天两天，便是拉十天八天，也看不出有啥名堂。不过凡是在医治中的病痛，大体上说，不见加重，便是减轻，十吨棉纱堆起来虽如小山，但只要抽它，总有一天把它抽得精光也。

凡属性急的病朋友，准是医院里新开户头，十年二十年不知道医院的门是朝东还是朝西。健康情形一旦遇到了绊马索，绊了个嘴啃地，卧床不起，除了着急一命呜呼外，还着急善后种种：像银行里一连串到期的支票，科长大人或局长大人会不会打官腔焉，放在抽屉里的那件退税案二百万元本票怎么才能脱手焉，以及偏偏赶不上道德重整会和朝圣团去美国嫁人焉，桩桩件件，乱箭钻心，怎不叫人像伍子胥先生过昭关一样，急得白了头哉？不过一个人一旦害病害得不慌不忙，炉火纯青，不用多问，他定是一个老枪，对身上零件的损毁，毫不在意，而且因资格太老之故，还颇懂几手，圣人不云乎：“久病气死名医。”盖他这个老枪，对他身体各部门摸得透熟，只要一闻到自己的屁味，立刻就知道啥地方出纰漏，买得乱七八糟的膏散丸水，吞下尊肚，居然药到病除。有时候其不合理和其灵光，能把领有合格执照的医生老爷活活气死。这一类的人似乎多不胜数，即以柏杨先生为例，我自幼身体不佳，大病大到差一点就摆驾升天，小病小到咳嗽流泪，通通当仁不让，都照害过无误。因之对医药颇有点学问，不但自医，而且医人。前些时和一位洋大人闲聊，我正鼓吹“中国台湾的各种进步”，他忽然大打喷嚏，我就问曰：“阁下双目湿润，鼻孔不通，是感冒乎？”他曰：“可能是，我马上去看一下我的医生。”我曰：“何必看医生？吃三粒ABC准好。”他大吃一惊，连忙掏出小本记之。我又曰：“还有一种感冒特效药，有一元一粒的，有六元一粒的，你们洋大人有的是钱，吃六元一粒的，九块钱下肚，包管病愈。”他更是吃惊，又在小本上记之。洋大人最大的缺点是人人都有特约而固定的医生，一点儿狗屁毛病都要去诊断一番，唯医之命是从。而大多数中国同胞，包括柏杨先生在内，都是自诊自断，自医自愈也。

## 2. 四大类

人有时候在经济力不太悲观时，弄点小病害害，也颇是一种享受。柏杨先生小时候听过一个故事，某懒媳妇天天去庙里祷告曰：“不要大病，只要头痛发热。酸辣蛋汤，喝上十天半月。”她的婆婆看她老是往庙里跑，心中大疑，正躲在大佛像肚子里偷听，乃代神仙答之曰：“不病则已，要病大病，医药无效，送掉老命。”懒媳妇一听，吓得磕头如捣蒜。我想该懒媳真真是有修养得很，深懂生活情趣——总是健康如牛，日夜不停地奔波苦干，她永不会了解人生的真义。而且说实在的，有些人一辈子都不害病，人人都说他有福，他自己也蠢蠢然自以为果然有福。我就硬是看不出他有啥福，真正有福的人应该是那些不愁吃不愁穿，不愁钱不愁死，而经常害点小病的家伙。该项小病正是那懒媳妇所盼的，只不过头稍微痛一点，体温稍微高一点。如果不害则已，要害就勇猛地害起来砍杀尔，便全局皆非矣。害了小病之后，可以义正辞严地啥地方都不去，高卧隆中。平常日子，堂堂大丈夫，在娇妻面前，都保持英雄本色。我有一位好朋友，有一天太太在厨房发出银幕上电影明星看见死尸时那种尖叫，原来有一只手掌大的蜘蛛在地上乱爬。这种蜘蛛在台湾司空见惯，做丈夫的威风凛凛，上去就一脚，虽然也出了一身冷汗，但固是大丈夫嘴脸也。呜呼，这一类的表演，名目繁多，小焉者踩个蜘蛛，大焉者更不用说啦，张口就大训其话，提笔就叫人大无畏，著书立说就叫人杀身报国，俨然人物。如果一直这样充壳子充到底，自没话可说，但如果一旦来一个贱恙染身，架子可以稍事休息，趣味似乎更加无穷。

越是威风凛凛的朋友，小病时越是娇不可言。平时做丈夫的是妻子发嗲的对象，如今则轮到向妻子发嗲矣。夫妻间越恩爱，他越娇越嗲，别看他年已半百，胡子如草，一旦卧病，娇嗲交加，真是惊天地而泣鬼神。本来只一分头痛，硬形容成十分，然后努力呻吟，把妻子大人呻吟得花容失色，一面想“老家伙死啦怎么办乎？”一面以手猛揉其头，口中还念念温柔之辞。就是前边说的那位踩死蜘蛛的朋友，有一次病了三天，太太就为他洗了三次脚，他阁下只不过小小感冒，却一口咬定他父亲是得脑膜炎而翘了辫子的，太太天旋地转，饭都喂到他尊口里，他就毫不客气地每次都吃上四大碗。有的时候看太太服务稍懈，就痛加斥责，而且翻起老账，如哪件事她对不起他，又哪件事她太使他寒心，如今大去在即，死不瞑目，云云。把太太

说得鼻涕一把泪一把，发誓等他病好后，一定重新做人，像服侍情夫一样好好服侍他。后来他告诉柏杨先生曰：“我每年都要害这么一场小病，以温旧情，而励来兹，好日子虽只几天工夫，其受用却是非常之无穷也。”

病可以分为四大型，曰要命型的病焉，曰受罪型的病焉，曰享受型的病焉，曰遮羞生气型的病焉。

要命的病虽然很多，但却是随着时代的进步而逐渐减少，这不能不说是生得越晚，其福气也就越大。君看过《琥珀》巨著乎？琥珀小姐最恨比她漂亮的女人，她经常诅咒曰：“巴不得她快些出天花。”盖在牛痘发明之前，天花是一种绝症，任何一个人，上自天皇，下至庶民，迟迟早早，都得出土一次，或翘了辫子，或长了麻子，实在是一种最大的抱歉；凡是没有出过天花的小姐，便是天仙都没人娶；凡是没有出过天花的男人，便是百万富翁都没人嫁；盖不敢预卜其前途是死是麻也。现在医药进步，不知道哪位朋友发明了种痘之术，真是功德无量。可是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，天花的危险取消，紧跟着又冒出来肺病，似乎比天花还要使人紧张。

现在的年轻人对肺病的印象，已不太深刻了矣，朋友中有谁患了肺病，好像患了脚气一样，固没有啥可大惊小怪的。可是想当年——二十世纪二十年代，一听说谁患了肺病，朋友们马上就组织治丧委员会，他要不死，简直没有天理。这当然不是说百分之百的要完蛋，也有些硬是挺着不完蛋的，乃属于有钱有闲阶级，住在郊外别墅之内，仆从如雨，下女如云，天天吃鸡汤鱼汤以及王八汤，养得满面红光。故肺病亦称之为“富贵病”，言穷小子害不起也。所以从前的廉价小说里，男主角也好，女主角也好，往往都是肺病患者。呜呼，想一下林黛玉小姐的生活可知一斑，她每天斜倚栏杆，双颊微红，吐几口血，吟几首诗，然后紫鹃小姐扶她回房安歇。这种女孩子是柏杨先生少年时一种向往，盖一个女孩子一旦得上肺病，而且残喘不死，不仅显得她娇弱不胜，人见人怜，也显得她有的是黄金美钞，财气冲天。

后来不知道怎么搞的，肺病竟然也尾随着天花而没落，对肺叶的溃烂，竟然也有特效之药，真是使人不堪回首。不过一事既了，又出一事，大概人类作恶多端，上帝心里又恨又烦，乃不断发明些新的怪病来对我们惩罚。天花、肺病刚栽了跟斗，大家正喜欢得人仰马翻，认为人类从此健健康康，没啥危险啦，却想不到又有新的玩意儿，隆重亮相，那就是洋文曰“砍杀尔”，中文曰“癌”的奇症是也。不提癌，倒还罢了，提起来癌，真是上帝有意打那些医药科学家们的嘴巴。迄今为止，癌已把人们害了个够，一提起该玩意儿，能把人吓死，可是癌到底是个啥？是如何形成的乎？是什么细菌乎？是因为不信神被上帝踢了一脚乎？没有人知道，一个人一旦患了癌，等于一次服一百公斤巴拉松，就木法度啦。

### 3. 要命与受罪

根据过去的经验,再厉害的病,都终有被克制的一天。天花如此,肺病如此,“砍杀尔”将来也自会如此也。一想到这里,当一个中国人真是天纵奇福,对啥危难都不必操心,自有洋大人辛辛苦苦为之解决。我们制造不出来飞机,还不是有空军,有航空公司乎?我们发明不出太空卫星,还不是有很多专家,一听说别人的太空卫星在天上乱飞,就发表言论,谈得头头是道乎?我们虽然其笨如牛,迄今为止,连个引擎都不会做,还不是有东洋之大人焉、西洋之大人焉,为我们弄好,以便我们“自制”“台产”汽车和电冰箱乎?我有一位朋友,去年因腰有点别扭,去医院检查,赫然竟是癌症,一家大小为之痛哭,我也曾去安慰一番,劝他视死如归。可是昨天在马路上见到他,他拉着幼孙,在台北衡阳路上,昂然而走,面色也好得多。我以为他一定动了手术,把那一块割掉啦,谁知非也,他曰:“医生说我还有五年的寿命,早哩,早哩。”我曰:“那么五年以后,兄台岂不仍然在劫难逃?”他曰:“你懂得啥,五年是一个漫长的日子,洋大人投资了几亿美金在研究它,说不定明天就发明出一种特效之药,叫什么什么训焉,或叫什么什么素焉,只要吞下一粒,或服下一匙,巨癌自消,岂不妙哉?!”呜呼,我想洋大人真够朋友,花那么多钱去为文明古国的小民谋福利。但该朋友之言,却颇有点学问。另外一个朋友,他的孩子得了小儿麻痹,百药罔效,父母伤心欲死。我遵古法炮制,劝之曰:“二位不要发愁,现在孩子还小,过了几年,包管美国佬德国佬发明出来专治该症之药。想当初天花、肺病,还不都是如此把它们搞垮的乎?今之视癌、视小儿麻痹,尤昔之视天花、视肺病也。”他一听,大大佩服我的眼光,声明一旦该项奇药问世,一定请我喝上一盅。

不过,无论如何,我建议朋友们最好还是以不得要命型的病为宜,盖万一洋大人发明的玩意儿迟来一步,便全盘都输矣。问题是,千算万算,不如天老爷一算,一旦天老爷决定要你的命,赐下一点变化,便谁都得束手。英国维多利亚女王临终时,大主教为她跪地向上帝求情,整整跪了十个小时,膝盖都跪破啦,但他不能站起来,他一站起来,维女士就喊曰:“祈祷,祈祷。”他就只好再跪。呜呼,现在的情况似乎是医药和病菌竞赛时代,有时候特效药出笼,把病菌打昏,有时候病菌先生斜刺里飞起一脚,把特效药踢个嘴啃地,这场血战,越打越烈。

跟要命型的病同样糟糕的,则是受罪型的病焉。谁要是害了要命型的病,固然祸延亲友,连累大家为他组治丧委员会。但是害了受罪型的病,虽